



檢查者 饒汝僖
 覆查者 李文琦

共存肆拾卷冊

書名	六臣註文選
刊寫時代	宋贛州刊元明修補本
裝式	線裝鑲襯
卷數	第陸拾
葉數	肆拾卷葉外舊鈔配載葉補空白壹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大字拾伍小字貳拾
高廣	高柒寸肆分 廣壹尺壹寸陸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第一魚尾下標文選卷第幾第二魚尾下標葉數上口間記字數下口有刊二名氏
印章	第肆拾肆葉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姪修竟敬殷等字缺筆 第肆拾叁葉下半版斷無字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柒月 貳拾日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行狀

任彦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

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善曰

無行

祖太極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彦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

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臣本作庶幾善曰論語孔子曰注而知

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孝始人倫忠為令德

公實體 五臣奉 之非毀譽所至 善曰毛詩曰成孝於

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
誰與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法曰體行也
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
沮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此不加
天才

博瞻學綜該明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三
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技不羣潘

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至若
周萬物濟曰綜理該通也作乃字曲

臺之禮九師之易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
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

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
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

號九師說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樂分龍趙
淮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

詩析先齊韓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上篇名定
渤海人宣帝時必其魏相所表又

言雅琴龍氏九上九篇善德樂人也又曰詩魯齊韓
三家應曰曲臺

作齊詩也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陳農所
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

未究河間所未輯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
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

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
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

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向曰言竟陵
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有

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劉觀方策所載靡不

必錄向曰謂上諸學校之事昔沛獻訪對於

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善曰東觀漢記曰沛
獻王輔永平五年秋

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
林占之其餘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

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
蹇蟻封穴占大雨將集見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

雲為兩蟻穴居而知兩將雲兩蟻封穴者故以蟻為
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
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
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
前代史岑比之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
越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曰蹇者坎
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
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
如楊雄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

步方斯蔑如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
離騷傳且受詔曰食時上世說

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萁在道下然豆
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良曰漢淮南

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
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步而成比之於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攸之跋扈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
也 西京賦曰睚眦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今日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
之委以分陝之重 向曰跋扈畔援也上流荆州也
時攸之為荆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荆
州比陝州為分陝之望也 宋鎮西晉熙王南
如使旬之服故云陝服也

中郎邵陵王並鎮益口 善曰沈約宋書曰明
帝第六子彞字仲綏

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城又
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

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翰曰二王
並以攸之之亂鎮益口也益口江州也 世祖毗

替兩藩而任惣西伐 善曰沈約宋書曰齊王
太子奉晉熙王彞鎮尋

陽之益城 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 公時
晉王之政西伐沈攸之亂也兩藩二王也

從在軍

銑曰從世祖在軍也

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銑曰

以版封授為寧朔將軍非臺署之補也

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

軍署法曲

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翰曰軍主謂軍

辛之長也署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

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

檄

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

曰風馳兩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

之照也軍書之急 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善曰魏文

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 向曰 遷左軍 五

本無 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 向曰掌書記

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

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

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

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

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

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奔奔

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

知已死女為悅口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

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

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三越以為記

室參軍雅相敬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

所安者深明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

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女其師之史記張釋之

曰秦任刀筆之吏濟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

以宣其功蓋以為技也風儀體氣所以大益於人倫

也說同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

善言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

魯指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 選衆而舉敦說斯在善曰論語子

夏曰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

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關禮樂而

敦詩書君其試之 良曰選於衆官舉之為會 除使

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

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

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

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 公以高昭

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

武穆惟戚惟賢善曰西漢書常玄成曰父為昭

子為穆孫復為昭也音韶漢書

文帝詔曰右賢左戚 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昭

於武帝為穆惟辭也戚親也言其為昭穆親賢也 封

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

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書曰倪寬為農

昭曰最連得第一也 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常

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

善曰范曄後漢書

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

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

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

管竹之首

感義讓而失險

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

紀贊曰金湯失險

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比皆

感義讓之風而棄其險阻以

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

龍丘狹其東臯

善曰華嶠漢書曰劉寵

於西景

本亦忘

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

弃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揚經誄云日吳景西望子

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

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養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

連辟不到掾史自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

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

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

歲養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

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

稅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帝

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并白冠

送寵皆憲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昌謂曰

慕德化而狹其耕農故出

星言口奔波泣血千里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

人父幾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

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臯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星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禮記

善曰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

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一會稽採禹穴

元在會稽山言其從

速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善曰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

愁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

雖曰疚病也

翰曰遠

及也疾病也謂禮屈於厭鳥降事迫於權除脫衰服也

奪善曰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親也

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

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而茹感肌膚沈痛瘡

也謂將授征虜將軍也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劍鉅者其日

距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臣

極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故知

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距至也

樂去之本縷麤非隆五臣本殺戒所之矣

論語子曰樂去樂去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

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景

平晏嬰麤裘斬寢苦枕草孫卿子曰變三正

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縷麤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

降升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人徙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善曰三輔

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

方難錯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

陵天子有親烟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倣漢有此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地之奧區神皋漢書谷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臺殿之下
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
以清翰曰神皋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轂事也
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武帝五呂本嗣
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

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濟曰如千戶猶若千

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是時

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遷使

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

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青冀

兖徐樓壤素漸河潤善曰漢書

未及下車仁聲先

洽善曰漢書曰班伯為三關

靖柝北門寢局漢書曰龍勒有王門關周

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標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

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駟曰齊之

北門說文曰局外關門之關濟曰王關塞北關名

董司岳牧敷興邦敬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

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濟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

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

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

希興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

太守之任為重將布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善

起國亦之政教也

山濤答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銑曰方任謂太

守也言太守雖重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為輕也

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

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

中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能

下敷五典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

之教五數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

數詩曰一往縱神懷塘跡步玄闡迄臻後漢書曰

策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翰曰闡開也闡門

也言闡政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維貴而息

其鑿鐘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而寢

也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善曰孝經曰昔者明

不敢遺小國之自司徒故曰中教向曰翼佐也亮

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

不和廣布奪金恥訟蹊田自嘿善曰呂氏春

秋曰齊人有

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

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

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

子曰蹊田以蹊人之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

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闡玄闡

五常之教父善母慈兄弟恭子孝也闡玄闡

闡化寢鳴鍾以體國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

數詩曰一往縱神懷塘跡步玄闡迄臻後漢書曰

策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翰曰闡開也闡門

也言闡政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維貴而息

其鑿鐘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而寢

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
有牽牛以蹊人之田
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
言金蹊過
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
蹊道也言
牛行於田以成道也
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

倫繫公是賴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
質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

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濁曰藏明於內乃得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
不壞繫二國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雕鏤
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
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
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

選允歸

善本作

人範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
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

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
後漢書曰李膺風熱儀刑皆可知

樂教胄子罔禮無以學以樂記三以三德教國子
言曰務學不如務志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用官掌
教國子也九信範法也言師氏之以本官領國
選信歸於音陵王以為合法則也

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

書令

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
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

古為八座尚書二僕射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王
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良

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天
庭則百事於是有序按事符是也夫國家之

道五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善曰

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隱謂公
不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五臣注同

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善曰國語藥共子曰成

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

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善曰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為一也愛敬之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善曰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善曰亮信猷風弘遠也

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

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

尚書曰淮海善曰淮海今則神牧

王治之如神明編戶殷阜萌五臣本俗滋

繁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

言之化若閉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

頃之解尚書今改授中書監餘悉如

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善曰兩都賦序曰日

皇書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

先唯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官車

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依於臣是無可奈何謂奉

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
自行擊陳豨周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
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
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
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
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
素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明帝即
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輿上殿今復
言竟陵賢則如蕭傳親則如曹馬二者公實兼之復
以由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
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
上身沒讓存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
善曰身死而讓存善曰身沒讓存遺言益厲翰曰院
天不憖魚遺梁岳頽

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旻天不弔不憖遺一
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于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
其頽乎梁木其壞乎翰曰憖且也言天不且遺其
福而見亡此人如太岳積其峻峯也梁岳太山也

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

温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

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

給禮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温明

漆畫懸鏡其中置漆畫懸鏡其中置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衮

衮章龍服也九命衮章龍服也九命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受四命受器五命受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言將九命作伯言將故以

名也監謂監葬事名也監謂監葬事故以

動極津門感充長樂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

所上撤下林伏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中門亭發喪向注同 豈徒春

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善曰史記曰趙良謂商鞅

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誦謠春者不相杵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哭于野 同翰曰相春人送杵聲也壘郊野也肆市也

乃下詔曰褒宗庸德前王之令

曲追遠尊戚泐情之所隆善曰禮記

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泐也鄭玄注曰泐猶因述也 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

之善法也追遠亡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 今之善典法泐因也 故使持

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

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

良曰謂督察諸軍之事 體睿履正神監五臣本 淵邈

道五百本 冠民宗具瞻惟允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

曰睿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淵深邈遠也 其美可謂當

矣允當也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善曰毛詩曰張仲孝

和台曜五教克宣善曰台曜及五教並已見

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 良曰褒理也

台曜三台星光也注三公之位也五教五常之教也

克能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

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曰百揆時叙 濟曰祭事穆美也 寄重先顧

任均負圖 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家語

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袍之負斧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

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圖以喻霍光 諒以齊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

徽二南同規往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

周公鵠巢鳩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及公周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

謂周公邠公也往哲則二南也 方憑保佑永皇

雍熙 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銑曰保安福翼佐雅如熙廣也言國家欲憑音陵之

福社纓長佐天下 和平以廣政化也 天不憖 魚遺奄見夢落

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之曼天不憖遺一老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 良曰憖且也

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 堯落死也

期龜謀襲吉 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

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 濟曰先遠戒 期謂葬日也龜謀謂卜也襲吉謂得吉日也 茂崇

嘉制式弘風猷 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 可追崇假黃鉞 善

日假之以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專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

將軍揚州牧綠綬 麗 綬具九錫服命之

征伐功

禮善曰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綵綬綬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亦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

錫五錫納階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

謂之九錫也 銑曰綬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

階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也錫使

賜也古者諸侯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也

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鑿輅 善曰

函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鑿輅駕蒼 黃屋左纛

徒輶 輶涼車 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

以黃綰為蓋乘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纛

黃屋者以黃綰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為之

之馬纛二致之輶 前後部羽葆 善曰

天子喪車名也 給羽葆鼓車歌

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善曰漢書韓延壽

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令鼓吹歌車也晉公卿

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

劍焉 翰曰以鳥毛為之藩者謂之羽葆也 向

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

也 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善曰

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身安平王薨諡曰獻 昭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故事 翰曰晉宣帝弟 諡曰獻言陵葬 禮一依孚故事 公道謝遠表裏融通淵 然萬頃直上千仞 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 跋魯連子曰東山有 僕妾不覩其喜悵

近侍莫見其傾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身不見其慍善王隱晉書

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者

銑曰慍怒也慶也言其道德遐遠故喜怒之色不可觀焉謹奉禮法故傾

廢之事莫能見之也 善曰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民之不臧公實五臣本

貽耻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 誘接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

恂恂降以顏色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

恂恂温恭之貌濟曰恂恂和悅貌降下也 方於事

好下規已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

世言以止道事上也每所為事 而康松植壯

人不倦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 帝子

季令行禁止善曰文二曰夫抱順効誠者令行

帝子皇太子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善曰

善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 未嘗鞠

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善曰東觀漢記曰袁

公平未嘗以職罪鞠人常嘆曰九士之學高欲望

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人有不及內

怒請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善曰晉中興

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任天

下之重體生民之後

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東觀漢記郵憚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

華衮與緼緒

張

同歸山

藻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猶朱其紱韓詩

子路曰曾子褐衣緼緒未嘗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執包咸曰節者柄刻鏤為山枕者梁上楹畫以藻

文垂王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言齊其責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也緼緒貧賤服也山藻華

屋也蓬茨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

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向曰後漢仲長統

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步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仲長之言

印一水協應與之忘

善曰應璩與

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

謂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岫宅因茂林以為蔭濟曰叟老也應老

也合三園東國錙銖軒冕

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

玄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累為

也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乃依

本

林構宇傍巖拓架

翰曰拓開險隘清援

與壺人爭且緹

提

模與素瀨交輝

善曰

謂五言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

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

東觀漢記郵惲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衮與緼緒張同歸山

藻與蓬茨俱逸善曰潘京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猶朱其紱韓詩

子路曰曾子褐衣緼緒未嘗論語曰臧文仲山節

桑枕包咸曰節者柄刻鏤為山枕者梁上楹畫以藻

文垂王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言齊其

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也緼緒貧賤服也山藻葉

屋也蓬茨草屋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善

逸樂也俱皆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善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

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

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

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向曰後漢仲長統

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

也言青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仲長之

邱邱水協應叟之志善曰應璩與程

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邱山

託宗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濟曰叟老也應老

謂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邱山託崇

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濟曰叟老也應老

也合園東國錙銖軒冕善曰以東國若丘園

也園東國錙銖軒冕善曰以東國若丘園

也園東國錙銖軒冕善曰以東國若丘園

也園東國錙銖軒冕善曰以東國若丘園

文選卷之六

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

張同歸山

公雖違華衮猶朱其紱韓詩

臧文仲山節

梁上楹畫以藻

銑曰言齊其

山藻葉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後與刻漏之人俱有聲
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幙裏者言張設於
與素波交映為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善曰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人野相去
遠哉躬仲文人刻詩曰野人雖去隔超悟必有比
向曰置此山虛室則人與野人何所分辨

也高入何點躡僑於鍾阿衡士劉虬獻
言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

禮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哲廬江人也隱
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
門赴去至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
所請遺點愁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勤
士曰何點常躡草屨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
則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碎劉

別篇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不徙居之
之賜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占人之
太祖曰度外人也且共容之
濟曰何點皆嘗
人隱居者躡步也僑草鞋也鐘阿鍾山也
何點徐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服
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碎劉虬
碎故言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
高嶺而不就
曰衡士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

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
善本有憲
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於齊宣王
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我趨見王為好勢王
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
先生徐入寡人請從王因趨而迎之於門乃知

之有由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范曄後漢書

三考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

能致丹別使人要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

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

天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倉

酒劫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得君不

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

宜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良曰憲后即

致之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

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

之已詳向曰言山居時

同符作者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

皇帝位尊為文羊祐秉

論衡山治國之

亦能斫賢禮記

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

造九言實其百行

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

百行也翰曰文皇帝著

言昭三日言昭四曰言生

言昭八日言昭九曰言義

也該遵善本

未萌申罔戒於

茲日善曰衿禱於衿結

毛詩曰親結其縉九其

儀毛長曰離婦人之幃也

幽通賦曰既訃爾以言

又申之以罔戒

之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非直且暮千載

明又可申為明戒行於公世也

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萬善曰莊子曰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曰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自

子九言注解銑曰細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

一衛將軍王儉綴而

序之善曰竟陵王集

獨往善曰淮南王莊

者可歸誰與入一尚想前良俾若此

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

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

賢良之人歎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乃命

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

才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有取焉向曰列女亦圖畫也

進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

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善曰論語孔

好德如好色者也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

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

慎未非直且暮千載

世也

命公注解萬善曰莊子曰

一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自

子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

一衛將軍王儉綴而

序之善曰淮南王莊

獨往善曰淮南王莊

者可歸誰與入一尚想前良俾若此

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

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

賢良之人歎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乃命

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

才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有取焉向曰列女亦圖畫也

進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

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善曰論語孔

好德如好色者也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

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

之云思竊感焉竟後過將遷邦命使陳則列女之圖
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吾過也言竟
陵王知過投杖不假言急而忘
投也投棄也杖謂所拄之杖
公以為出言自

口驥駉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善曰鄧析

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
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
千里翰曰驥駉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所五臣本
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遠也所作乃字造

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善曰

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
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向曰謂門階
戶籍言作箴寄情於物
垂示於人以訓戒也
先是震于外寢匠者
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

辨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曰

息善曰左氏傳曰齊夷伯廟釋之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晉侯

介之推不獲以絲上為之曰以志吾過且旌善

人也治葺謂治也謹謂遺告其有罪也急慢從諫

如順流虛己若不足善曰土命論曰從諫如

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德若至

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善曰左氏傳曰孟孫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信

必由中貌無外悅善曰左氏傳曰周鄭交惡

也 濟曰中謂中心也言信也忠言實由中心也凡
受人忠言者則外自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
者真性 貴而好禮怡寄曲墳 善曰論語子曰
悅也 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

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樂子曰左史尚 雖牽以物
相能讀三墳五典 同曰怡樂也

復孜孜無怠 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
矣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

無怠無荒 翰曰物役謂從事也孜孜乃撰四
勤見謂雖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

部要略淨仁了 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維
撰木又是波六師若住於世無

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又
滅則我法滅是故眾僧於望海再說禁戒謹之在薩

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
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

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
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

故云淨住 向曰又撰四部書 佛教
之 淨住 佛教以為子使之書淨住行 佛教

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

成一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自適示其成者張
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銑曰言此

善傳之後世如日月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

懸於天永不朽也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
化之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

佛詰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孔子
講教之處迦維羅衛國名言能引大孔子之風闡釋迦

也 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殞之請云三誠

懇惻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
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望之始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不能進彌
昨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

子環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
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
子環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
尸諫也言音陸將死此夫史魚病將卒同善注是為黜
請亦勳懇而則痛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

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陶焉曰古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
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
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濟曰言豈古人之
所謂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諡與請遵奉古人之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 守既無既字以謫去意不

白得 善曰韋昭曰謫謫也字林曰文厄切良曰
誼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竟

不 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楚賢臣也被疏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

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

汨羅而死 羅向曰汨羅水名誼追傷之因以
善本無自

喻其辭曰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鄒通俱侍
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

天傳及渡湘水... 亦因自傷為... 意以

恭承嘉惠兮... 俟罪長沙... 越絕書曰...

屈原兮自沉... 汨羅造託湘流... 兮... 側聞

三善曰... 昭曰... 水各羅今為縣屬長沙... 汨水在

就託此水而... 汨羅水流入湘川... 遭世罔極

兮乃隕厥身... 善曰... 罔極罔極

不祥... 鳳伏竄兮... 鳴呼哀哉... 逢時

善曰... 胡一曰... 不中

而反尊... 翰曰

良曰

賢聖... 逆也兮

方正倒植... 善曰胡廣曰... 植也

世謂... 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植也

隨夷為溷... 胡本兮謂... 略為廉

善曰... 服虔

伯夷... 向曰

皆

莫邪為鈍兮... 鈃刀為鈇... 春秋曰

與歐

治同師俱作劍閣間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

一曰干將二曰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

表曰鉅微謂利也 翰曰莫邪神劍名也鉉錫也鉉

利也言君賤費用不肖以神劍為鉉以錫為利也

二嗟默然生之無故兮 善曰應劭曰默然不

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

此禍 濟曰默然失意貞生謂屈生也屈生無故有

也 轉善曰如淳曰

活切爾唯白康瓠謂之甄李巡曰大瓠瓢也甄立列

切 翰曰幹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瓜

也言時君棄賢用不肖亦猶轉 騰駕罷 五臣本

兼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也 騰駕罷 作疲字 牛

騰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善曰戰國

策所載 策所載

騰蹇驢直上太行干坂遷延負轅不能上

也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疾激之件乘其

驢良馬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 韋甫薦履

又兮 善曰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二為下故

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韋甫薦履者謂

其國不可 嗟苦 五臣本 先生獨離此咎兮

信 曰已矣 善曰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

向曰訖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 國其莫我

類也已止也言止矣不可咨嗟之意也 獨聚憂思誰

知兮獨之且鬱鬱其誰語 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

與語事者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

鬱謂聚憂也 遠去 善曰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遙切

翰曰漂漂高飛貌逝往也 襲九淵之

遠去 善曰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遙切

翰曰漂漂高飛貌逝往也

襲九淵之

襲九淵之

襲九淵之

襲九淵之

襲九淵之

襲九淵之

襲九淵之

神龍兮泐味深潛以自珍善曰張晏曰音義曰襲覆也猶

言察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龍領下張晏曰泐潛藏也向曰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

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自珍寶也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自珍寶也

他高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質蟪音引善曰

應劭曰蝦蟇水蟲害魚者何背也韋昭曰蝦蟇蟄蛭水蟲食人者也蟪丘蟪也何然自絕於蟪蟪况從蝦

與蛭蟄也蝦音遠與蛭蟄也銑曰爾珠也蟪蟪水蟲食魚者蝦蟇蟄也蛭蟪香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蟪蟪

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與小人從仕所貴聖

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

得係而羈兮豈去異夫犬羊善曰莊子曰豈不見也

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翰曰騏驥良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則如良馬見係絆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聘千里之道其不用與犬羊之才無異也

五臣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李奇曰般久也紛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譏意也健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

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雅此各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屈生自為之故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

子謂屈歷九州而相其五臣本君兮何必

生也懷此都也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曹放逐

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鳳皇翔于千仞兮覽

相何必懷思此楚都鳳皇翔于千仞兮覽

文選卷第八

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

擊五臣本作而去之善曰如淳曰鳳皇會擊九

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李奇曰遙遠也

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徵祥也

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

也翰曰紆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新險

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善曰應劭曰八尺

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容

體而鯢鱣為之制也良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

中不能容吞舟之魚暗君亦不能用賢也

湖之鱣五臣本作鯨兮固五臣將制於

螻蟻五臣本作蟻垤善曰晉灼曰小水不容

小朝主問不容受忠迂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

也鱣或鱣史記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其桑楚謂弟

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螻蟻能若之戰國策齊

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

得意焉向曰鱣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蟲

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

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

傷懷者久之善曰毛詩曰嘯歌傷懷客曰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

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

之區域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

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

覩陳根而絕哭善曰國語曰楚子西無所朝藍尹鑿曰吾聞君子思前世

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而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

也向曰臨見其喪今乃五臣無傷心百

之際興哀無情之地銑曰以為世

武至於機方二年故言也竟者無乃知來之可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之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

機若之曰五臣本無此二句夫日蝕由乎交分山

崩起於朽壤亦去數而已矣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

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愷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

崩伯宗問絳八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向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

朽故也濟曰言日蝕然百姓怪焉者豈不

以次負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善曰尚書

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良日日居常安之

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善曰穀梁傳曰

執力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沙麓崩林屬於

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

之內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

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

亦骸之外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濟川出矣

有而受困魏闕之下善曰崔寔政論曰

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

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善

手余也而善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

死則藏之於才之中光于四表者最

祖爾之士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

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雄心摧

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弱情謂疾病

長筭屈於短日遠跡殞於促路善曰筭計

也思立賦曰蓋遠迹以飛聲向曰長筭遠跡嗚

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

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融也居常安之

執刀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

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

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

之內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惟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暹戰酣

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

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

形骸之外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濟世之

而受困魏闕之下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善曰

尚書曰格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

死則藏之於小才之中光于四表者豎羽最

祖爾之士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

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德於四外者死則掩雄心摧

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

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善曰筭計

也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向曰長筭遠跡嗚

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

乎 銑曰特獨也 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

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

善曰尚書曰成

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請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王植鬼章也 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

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

分心怒大過失不當與效也

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

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善乎達人之謙

善曰聲類曰謹

持姬女而指季豹

一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

善曰魏太祖杜夫

明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王

心為白馬王入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

口難以定其名位矣向曰持執也姬泉妾

初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傷哉豈

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

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

以天下之重如此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同

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

善曰言人命盡

而神無歸身元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

壽乎蓋減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一沒者無有存然

而婉嬾安力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

幾乎密與善曰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嬾董公

繆猶纏絲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言遺令於房

室細碎也又曰吾媿好妓人皆五臣無差

略銅爵五臣本作臺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

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於臺堂上施八尺牀

五臣本作張善本無總帳布田而宗者謂之總

向曰總細布而兼謂補

靈帳之前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竹妓

朝曰月朝一日也十五汝等時時登銅雀臺

望吾西陵墓田謂四子也又云餘香可分

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

也善曰舍中謂眾妾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

運以珠銑曰諸舍中謂眾妾無所為吾歷官所

得綬皆著略藏中良曰綬綵為之以貫玉吾

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

略藏中良曰綬綵為之以貫玉吾

用補之

分之既而音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

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善曰令衣

是二者有求也既而音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

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

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

而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悲夫愛有大而必

失惡子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

威力不能全其愛善曰言愛是情之所重故

所據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

能全其愛故可惡也父母愛之喜而不

忘母惡之懼而

能國全其愛乎

罕于言焉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警小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矣

之所宜廢乎善曰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

且行之也於是遂憤滿心而獻帛云爾善曰

道曰天子崩臣

接白土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善曰東都

統接漢緒於賓戲曰王途蕪穢用久其政多違

曰三途壞人極強漢書元帝曰政令多違

以龍之淵謂漢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怨曰鼓袖

雲深難辨紛謂索輪困是謂夢雲也遠遠也言魏武特時

龍之淵謂漢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怨曰鼓袖

雲深難辨紛謂索輪困是謂夢雲也遠遠也言魏武特時

龍之淵謂漢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怨曰鼓袖

雲深難辨紛謂索輪困是謂夢雲也遠遠也言魏武特時

龍之淵謂漢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怨曰鼓袖

雲深難辨紛謂索輪困是謂夢雲也遠遠也言魏武特時

以遠略必躬馬而後經

善曰

也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躬謂除

後安養三才之關典啓天地之禁闈

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有密靜之風 翰曰董理也三才大地人事也禁闈

謂天地之闈元氣明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嘗開

之啓開也舉脩網之絕紀細大音之解微

老子曰大者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

微 濟曰漢末大亂禮樂崩壞而武帝舉脩網

推羣雄而電擊于舉勅敵其如遺

行也韓曰推羣雄而電擊于舉勅敵其如遺

日左氏傳子魚曰君不戰勅敵之人隘而不

大責我也社頌曰勅強也漢書梅

拾遺 日電擊言如電之威

日電擊言如電之威

日電擊言如電之威

日電擊言如電之威

日電擊言如電之威

日電擊言如電之威

日電擊言如電之威

日電擊言如電之威

日電擊言如電之威

統接漢緒苻賓戲曰王途蕪穢其政令多違

曰三途壞人極強漢書元帝曰政令多違

以龍之淵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怨曰

雲深難辨紛瀟瀟兮輪囷是謂夢雲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神道以載德也言魏武時

權奉雄而電擊于舉勅敵其如遺

行也 韓曰 權奉雄而電擊于舉勅敵其如遺

日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

拾遺 日電擊言如電之疾也

想以遠略必躬焉而後繼 善曰

後安 養三才之闕曲啓天地之禁闈

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有密靜之風 翰曰釐理也三才大地人享也禁闈

謂天地之闈元氣明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嘗

之啓開也 舉脩網之絕紀細大音之解微

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

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詞則亂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交歸

聖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

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

嘉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

其德焉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聖猶使也高塗

登也

聖也

不二人德以宏覆後援日月而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齊暉

善曰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不二人德以宏覆後援日月而齊暉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

推

齊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

大造夫何往而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曰造成也

苟理窮而性盡豈

長筭之所研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而無定也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斯禮記曰孔子嘗作

負手曳杖逍遙於野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建安之二八實大命之所艱

善曰大命謂

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
善除羣凶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
歸德焉致天下之歸德也
善也 不小人德以宏覆復援日月而齊暉

善曰論語子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天無私覆准南子曰
齊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功

推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悼祖元功輔臣服朕毛
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大造夫何往

曰造成也 向將

九天 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擡墜也孫子兵法曰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統曰將覆簣為山於深谷
之中謂立七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頽謂大功既
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

長筭之所研 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

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
事在其中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
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濟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
於之人於國如空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

建安之二八實大命之所艱 善曰大命謂
天命也尚書

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韓三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善曰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善曰

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駕說者也李範曰稅舍也向日稅捨也捨

駕言惟降神之繇邈眇千載而遠期善曰

死也惟降神之繇邈眇千載而遠期善曰

宰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

降神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

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

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

一聖即武信斯武之未喪輝有靈符而在茲

帝應之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畏於匡曰文王既

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畏於匡曰文王既

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匡人直如子何事

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始春我

以類相感良石信此神武之道

所怡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

龍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

三曰貴相濟曰文昌

去龍飛也當受命時非魏名言受王位於文昌

善曰

法言

毛詩

銑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

也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

也錫京長安也不豫謂有

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遷長

病甚重也銑曰翌明也

之特冀明日乃瘳何至四

詠歸塗以反旆登嶠灑而竭

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

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曰

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嶠灑

濟曰言疾病既甚言歸

也旆旆來言歸去

念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灑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

三季文王公歸王翌

也瘳差也向曰踰

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

為得病却至長安城而

災謂疾甚重也言遇疾

日而甚重也彌甚也

善曰

魏志

曰乃反旆而

嶠灑之險東向鄭衛新

立賦曰迴志竭來從立

以反旆也嶠灑二

大漸指六軍曰

善曰疾大漸

翰曰才至

今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昧慮噤閉而無端

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

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委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

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善曰從祀委命

軀為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後事有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

鏡曰頽歎謂追管魂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翰平聲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

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言及魂魄執姬女

以嘔瘁指季豹而灌虜焉

善曰孟子曰

人類也委初小男也嘔瘁謂賦看而憂也灌深悲貌謂

子也氣衝襟以嗚咽五臣本作涕垂睫而

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涕垂睫而

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寐戢彌天

泣闌干也寐戢彌天

得言也沈瀟違率土以靜善不寐戢彌天

五臣本一作棺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

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

商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士咨宏度之

下以死也乃戢斂彌天之大德於棺咨宏度之

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死也咨宏度之

峻邈壯大業之元昌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

遠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

先信也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

良曰也憂也肇始也言臨死始有抑揚之氣援貞

吝以其甚記悔雖在我而不臧善曰言為履

戴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

也甚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事以教其四

云吾小忿大過惜內顧之纏絲恨未命之

微詳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彦

命也此機言武夫之術也纏絲見奇也微細也詳

也於履組善曰履組

塵清慮於餘香銑曰謂遺令

遺情之五臣本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

服於雄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經曰非

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

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

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日倡

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

倡樂也謂作佻人也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

用以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矯感五臣本

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翰曰此謂衆

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也矯感也感憂也赴節謂

赴曲之節會也也薦進也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

二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

則意可知矣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

無不三也庶聖靈之響音像想幽神之復光

善曰響必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響像孫叔子曰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

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善曰音以應

形響成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鷦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響也銑曰形翳則影滅聲沒則音藏音

響景也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精而誰當曰

微調也精乾飯也言雖進脯補雖復嘗而食之悼總帳之可哀漢怨西

之本字臺而羣悲時直美目其何望呂

善曰字冰曰時長殆也博雅曰時視也時與時同毛詩曰美目盼兮翰曰張目視曰時言美人張目遠

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也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

薄葬北薄協韻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

意而薄葬史記曰簡猶簡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

至古人奢葬以為遺累信可彼衣紱於何有貽

塵謗於後王善曰言表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

言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嗟大憲之

向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

所有故雖哲而不忘

善曰言情苟存乎大德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

可嗟也良曰嗟其大德愛所存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

瞻見遺籍以悚

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

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惠府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

為祭文留信待成也濟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

善曰丹陽記曰府

時第東則孝文三道于府道子河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得古冢上無

封或不用埴辟瓦

善曰毛萇詩傳曰

封與也

以木為槨中有一棺正之兩頭

域隔也

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正

曰和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瓦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

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以開

見悉是人形以物槨後之應手灰滅

善曰說文曰槨杖也宅與切然南人以物槨物為槨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

也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善曰漢書曰武帝羅半兩錢行

五銖錢也良曰五銖謂上亦有甘蔗節

乃標李核胡瓜辦皆出不甚爛善曰

爾雅曰瓜是辦說文曰辦瓜中實也白芻切一作辨

字音練辨與瓜字通銘誌不在畫代不可得而

知山公命城者改埋於不固向曰公謂彭城王也

祭之以豚酒既不得其心字遠

近故假為之號曰漢漢君善曰

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御屬領直

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

具功膠之祭節薦其漢君之

版築是司銑曰版築也版築謂

塹聚壤成基良曰一榘

棺在茲松後愴縱鋪連

左氏傳曰生爨陳而禍杜預曰春簣籠

爾雅曰鐵謂之錡周易曰泣血連如杜

而語助也濟曰春土籠芻芻已

摧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成

或醢醢善曰爾雅曰醢謂之去也

尚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也

餘節瓜表遺五臣本

白莫切銑追惟夫子生百樹

年潛雷幾戰為壽為天寧

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曷

寡婦時潛惡如何竟然百堵皆作十仞

曰百堵皆興濟曰七尺曰堵

不可曲轉以還避也黃腸既毀

房已頽頽題興念撫五臣本

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

湊如溲曰此房塚壙

以栢木黃射聲垂仁廣

漢流渥善曰范

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

得甲掩為買空地

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

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中

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祠骸形阿掩骼格城

曲善曰禮記曰王春之月掩骼也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亦曲也骸善曰孝經曰卜

之濟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骸移比白毛

交五臣本東善曰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

事杜預曰窀厚山一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

曰交葬也也隍城池也交壙即新然棺仍舊

交墓中道山足一壙廣謂冢中也合葬非古周

木善曰鄭玄司禮壙向曰壙墓也合葬非古周

公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公已來

公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公已來

公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公已來

公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公已來

兩壘牲特豚齊曰特幽公已來

樽鳴京哉五口本無此一句善

賦曰幽思婦婦忽有形禮記曰祀周公

用白牲備用儀也曰直切翰曰畫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

經汨潭為湘州制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

吳郡張邵

善曰沈約宋書

建旗

善曰賈誼中屈

變一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

引之於前州 方懷沙之淵祖

蓋舊楚地也

善曰楚詞曰懷沙 自沈兮不忍

捐余珠玉 中道

自沈於汨羅之水 經云

遺余珮 汨羅 節羅

汨羅 楚詞曰路漫漫其悠遠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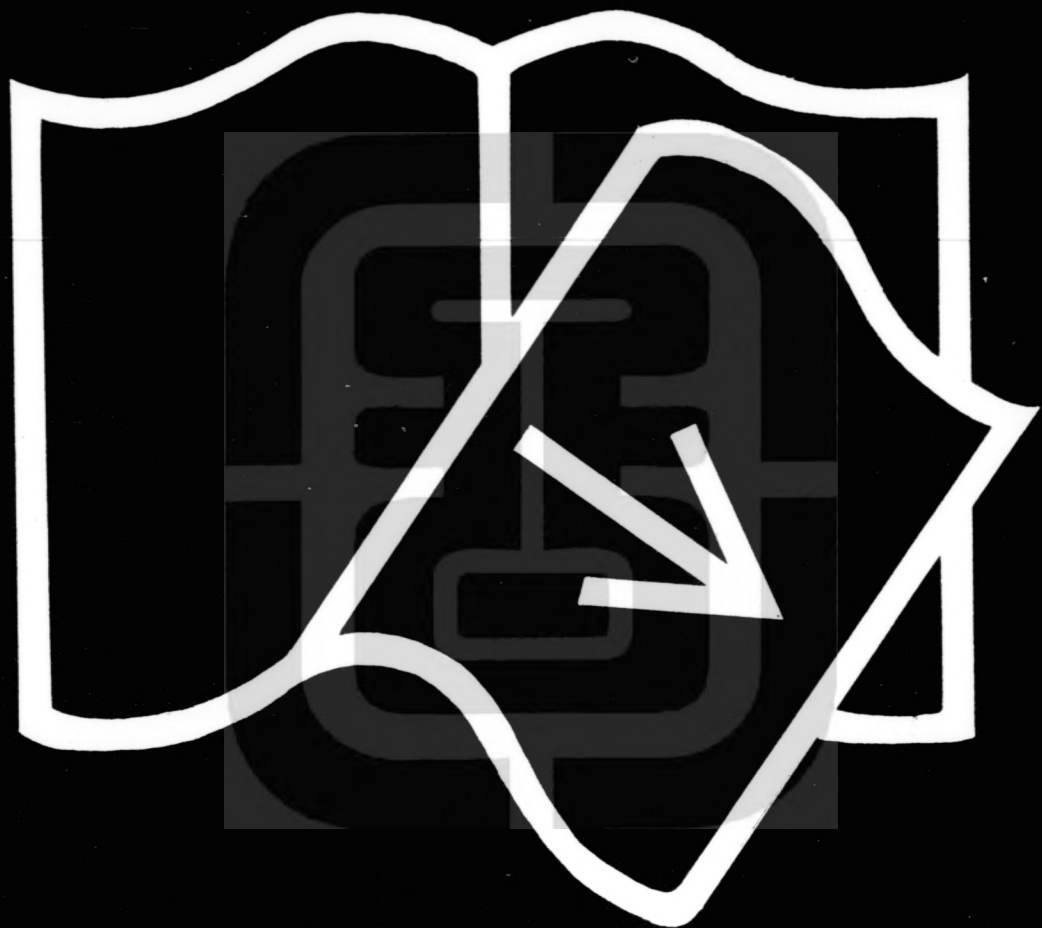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汨羅



P46

